



原始儒家的交往观——兼论其在全球化交往中的价值(丁原明)

(2005-5-12 13:08:20)

作者：丁原明

[摘要]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家的交往观，是以“忠恕”为理论基石的“主体间性”的逻辑结构，主要包括与人为善的友好交往、诚与信为导向的诚实交往、“和而不同”的“适中”交往等内容。在全球化发展日益高涨的时代，把儒学的伦理原则转换成主体间交往的规则，可能会得到多极交往主体的更多认同和选择，从而促进儒学走向世界。

[关键词]忠恕 友好 诚实 适中 走向世界

交往作为以主体间性为基本结构的活动方式，它是与人类所特有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发生和发展相依存的。自从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之后，人类就凭借着语言符号系统而进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并通过各个历史时代的哲学家、思想家的认同而展示在他们的言论和著作之中。上述两种情况都是历时性存在的客观物质活动现象或历时性存在的精神活动现象，这无论在今人或古人那里都是存在的；其差别仅在于古人的交往活动和交往意识是自在自发的，而今人的交往活动和交往意识则是自为自觉的罢了。

遵循上述理解，笔者认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家的交往观亦是“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的逻辑结构，其中“忠恕之道”则是他们的交往观赖以构建的理论基石。

大家知道，孔子降生伊始就以创立和推行“仁学”为己任。尽管人们对孔子的“仁”见仁见智，存有意见分歧，但“忠”、“恕”二字却是把握其含义的关键。孔子认为“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下引该书只注篇名），“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仁”字的原初意义是表示人的宗法互助关系，而孔子用“忠”、“恕”去诠释它，这就意味着“仁学”反映的是“己”与“人”的“主体——主体”的结构。它的基本内涵即以人际交往实践为中介，将自我的反省（“忠”）转化为对他我、他人的认同（“恕”），以实现主体间的沟通和理解，重构交往主体之间的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孟子没有像孔子那样直呼“忠恕”二字，但他却由重视个体内在价值的自觉，指向了对他我、群体的认同，突出了主体间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重要性。他敏锐地感悟到：“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的“善”性。他所说的“善”性，也就是内在于人的精神生命之中所固有的“仁、义、礼、智”的“四端”。但是，孟子并没有把个体的内在价值作静止化判断，而是认为要把个体的先天的善性发挥出来，必须来一番“集义”、“寡欲”等自反自省的涵养、克己工夫。这样，孟子便由突显主体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重要性，而与孔子的“忠”取得了一致。然而，孟子强调自我反省、完善的目的，并非要主体成为“独善其身”的“隐者”，而是要主体成为“兼善天下”的“达者”。即所谓：“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尽心上》）；“君子之守，修身而天下平”（《尽心下》）。这样，他便与孔子的“恕”取得了一致，从而同孔子一样也把“忠恕”指向了“主体间性”或“主体际性”。

应当承认，荀子主性恶、强调礼义法度等外在规范的作用，其与注重内倾性思维的孔孟儒学不完全吻合。但是，他在重视个体的省察、涵养、完善，以及把个体价值指向对群体的认同方面，却依然是沿着“己”与“人”关系的思维定势而运作的。他所说的君子“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荀子·修身》，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不苟》）等，就把主体的完善视作德性培养的过程。而他所说的：“人能群，彼不能群

也”（《王制》）、“人之生”，“离层不相待则穷”（《富国》），则意味着主体的德性培养应归属于对他人、群体的信任之中，应外化为维护群体生存的创造力量。因此，荀子的“群”与那种离群索居（“离居不相待”）的隐者生活方式相对立，它是主体间相互理解与沟通的结果，是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他强调“群”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个体与群体的沟通、认同，化解个我与他我、个体与群体的紧张与冲突，从而在交往问题上表现了与孔、孟相同的致思趋向。

[\[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第 5 页\]](#)

[\[关闭窗口\]](#)